

乡野传奇集



於可训 著

乡野传奇集

XIANGYE
CHUANQI JI

於可训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野传奇集 / 於可训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21.9
ISBN 978-7-5500-4343-5

I. ①乡… II. ①於…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第148532号

.....

乡野传奇集

XIANGYE CHUANQI JI

於可训 著

.....

出版人 章华荣
策划编辑 程 玥
责任编辑 刘 云 程 玥
特约编辑 黄博文 刘云菁
封面设计 仙 境
版式设计 彭 威 刘洪平
封面插画 程菲菲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 / 16 印张 19.25
版 次 2021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9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23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4343-5
定 价 45.00元

.....

赣版权登字 05-2021-274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

见证小人物生命里的大场面



目录

第十一场	第十场	第九场	第八场	第七场	第六场	第五场	第四场	第三场	第二场	第一场
唐·孙	狷日	元宵	腊戏	鞠保	国旗	追鱼	生人	精古	归渔	元贞
052	046	040	033	026	020	014	011	008	004	001



第十二场	赵家姑娘	058
第十三场	书场春秋	065
第十四场	决堤	071
第十五场	金鲤	078
第十六场	男孩胜利漂流记	101
第十七场	我因何而死	122
第十八场	说聾声话的北方佬	138



后记： 黄梅有个太白湖	第三十四场 博士外公传	第三十三场 饭铺冯奶传	第三十二场 汉流大爷传	第三十一场 教师夏叔传	第三十场 歌子三嫂传	第二十九场 阴婆二奶传	第二十八场 看相细爹传
294	284	274	263	253	243	233	222

第二十九场	吴先生列传	141
第二十场	张先生列传	149
第二十一场	熊先生列传	158
第二十二场	胡先生列传	166
第二十三场	白先生列传	175
第二十四场	梅先生列传	184
第二十五场	小吴先生列传	193
第二十六场	小徐先生列传	203
第二十七场	小张先生列传	212

元 贞

清早起来，元贞的一泡尿，总要送到我的窗户底下。这小子尿劲足，只听得窗户底下一阵乱响，不是雨打芭蕉，是雨淋乱草。他挺着小肚子，龇牙咧嘴，一定畅快极了。

这时候，妈就开始在被子里用脚蹬我了，起来，起来，元贞都尿了。

我就起来了。就着天光穿上衣裤，摸索着拿起鱼篓，冲出门去。

元贞在门口等我。

顺着田间的小路往前走。我说，你小子真能屙。元贞说，不光是我，我家猪娘也屙。我说，难怪，婆娘屙得破雨淋。元贞说，那是说人。我说，猪也一样，比人还厉害些。

很快就到了队上的打谷场。元贞爬上草堆，扯出一捆稻草扔下来，我接着背在背上，相跟着走进旷野。

通往湖堤有一条路，把内湖切成两半。湖面上结了冰，看上去白生生的。稀稀拉拉的芦苇、荷叶，长在冰面上，像外公头上的乱发，遮盖不住头皮。

天冷得狠。元贞走在前面，猴着腰，不停地嗦鼻子。我背着草，背上暖和些，偶尔一抬头，脸上还是有刀锋掠过。

元贞猴精，低头走路，眼不闲着。川儿，川儿，快看，快看，冻着了一只野鸭。

我朝他指的方向看去，湖面果然有个黑点，一动不动，像一堆牛粪。

我说，捡吧。他说，不行，让它多冻会儿，早上冷，冻稳了，等会儿好捡。

到了下笼的水沟边。把背上的稻草分成两半，一半下水前用，一半上来再用。

元贞掏出火柴，哧的一声点着了草，天地间就跳出一团光亮，照着两个早起的少年，照着少年身边的湖水、稻田，照着湖岸上、稻田里的枯草，把沟里的水也染了颜色。

我和元贞面对面坐着，地上凉，往鱼篓里塞块土，当凳子用。烤了手又烤了脚，烤了前面，又烤了背面。把身子烤暖和了，就开始下水取笼。

笼是竹子编的一种纺锤形的捕鱼器具。腰身上下，对应安装一个漏斗形的须口，须口的尾部是柔软的竹片丛集之处，鱼进去容易，出来很难。将笼放置在流动的水沟中间，或田埂的缺口处，两边用泥堵住流水，让鱼顺水而下，或逆水而上，通过须口进入笼中，而后收笼取鱼。

春夏两季，是水流鱼动的季节，内湖的每一条水沟、每一块稻田都有鱼。把笼随意丢在有水流动的地方，不用两边堵泥，都会有鱼进到笼中。老辈人说，懒人下笼，愿者入内，是姜太公传下的法子。

秋冬两季，游鱼都深藏水底，只有不怕冷的小虾，在水草中闪烁，依旧十分活跃。

脱下鞋袜，赤脚下水那一瞬间，少不得要显示几分豪气。我和元贞吼着叫着跳进水沟，各自提起了隔夜放置的竹笼。一阵哗哗啦啦、噼噼喳喳的水滴虾跳过后，手里的竹笼顿觉沉重。

爬上沟岸，把一笼的小虾倒进鱼篓，又点着了火，烤冻僵了的手脚。还是稻草的火焰，却像针一样扎进皮肉。一会儿手脚麻痒痒的，有无数的虫子在咬。元贞笑嘻嘻地望着我，隔着火，脸像个裂开的石榴。元贞嘴阔、牙白，生就的地包天。他说话，我总怕他的下牙咬了鼻子。

他说，我敢吃生虾，信不信。我说，信。

就随手拿起一只活虾，丢进口里。并不嚼，只张着嘴，让虾在舌面上跳跃。雪白的牙齿像半圈护栏，围着舌头像猩红的地毯，一个通体透明的精灵在上面跃动。风吹着火焰，发出呼呼的声音，天地都在看着这个含虾

的少年。

元贞真的吞下了这只虾。又笑嘻嘻地说，走，捡野鸭去。

踩灭了火灰，朝村里走去。天已大亮，湖面上的景物看得清楚，果然是一只野鸭。昨夜许是贪食，错过了结冰前起飞的时间，如今被牢牢实地冻在冰面上。

元贞说，我来。就用一根树枝探着冰面，小心翼翼地 toward 野鸭靠近。走了两三丈远，快够着野鸭了，他突然停来说，你来，你来，我手太短。

我毫不犹豫地冲上冰面，三步两步就到了他身边。他说，再往前走几步，就够着了。你先抓的，你多分一点。说完，就退到我后面。

我继续向前，又走了几步，伸手抓住野鸭的翅膀。突然脚下一阵碎响，冰面裂开了一个大洞，我连人带鸭跌进了深水沟里。

元贞救起了我。我的衣服鞋袜打得透湿，身子瑟瑟发抖，牙齿咯咯地打战。元贞说，草没啦，烧不成火，跑吧，跑起来暖和些。

就背起鱼篓拼命地跑，到家了，浑身还是结成了冰枷子。

元贞的妈是我的堂伯母，我叫大娘。大娘说，川儿吃了亏，鸭子多分点。我得了连头颈带腿的半边，元贞那半边没有头颈。妈说，大娘就是精。

元贞送鸭子过来时，我才看清，他这天穿了一身新衣裤。我说，行呀，元贞，就过上年啦。

元贞齜着下牙说，要不是这，你就掉不了沟里啦！

我说，原来你狗日的晓得前面有沟哇。

元贞说，是。我七哥前年穿新的，八哥去年穿新的，今年轮到我，死也不能打湿了。说完，转身走了。那样子，是比往年神气。

元贞走后，妈说，比他妈还精。我说，妈，别怪他，他家人口多。

正说着，元贞家传来叫喊声。是队长找到他家，说烧了队上稻草的事。大娘说，队长，莫怪，我把他的屁股打成两半。

队长说，屁股本来就是两半。他说了大家都笑了。

队长走后，大娘对我和元贞说，小气！烧一捆稻草么样，下次扯两捆，烤暖和些再下水。

归 渔

腊月里，临近过年的十来天，村子里有一种奇怪的躁动。

女人把砧板刮了又刮，把刀磨了又磨。老人把挑担整了又整，在村口望了又望。孩子们欢天喜地地满村巷乱跑，猫儿亢奋得房前屋后乱叫。

连狗也耐不住寂寞，时不时要对着村人汪汪几声。

下湖拉索的人要回来了。

元贞的嫂子眼尖，头一个瞄见村道上出现的人影。大元，大元，也不管是不是自家男人，就扯着嗓子喊开了。

围在村口的人都扯着嗓子喊开了。一个名字被无数次地重复着，用不同的呼号重复着。许多名字被搅和在一起，被不同的声音重复着。从老人、小孩、男人、女人嗓子眼里冒出的热气，在村口漫成一团，随着声波向旷野弥散开去。

就有人扛起挑担迎着归人奔去，许多人也扛起挑担紧随其后。

各家都准备好了接鱼的人。拉索的人是不带鱼回家的，他们是英雄，英雄是不负责回收战利品的，他们要接受灵与肉的供奉。

元贞的哥一进门，就把他嫂子按在床上，屋子里顿时发出一阵厮打之声。元贞的十弟说，我哥又打嫂子了。元贞说，不是打，是杀。

这天傍黑，村里的女人都遭遇了一场疯狂的屠杀。村巷里，到处都可以听到各种古怪的撞击声。

然后各家的女人从屠场上站起来，拢一拢头发，整一整衣衫，推一把

馋嘴的男人，指着桌上的饭菜说，不够吃这个，就提起砧板、菜刀，奔向另一个屠场。

队里的打谷场上，已是灯火通明。各家挑回的鱼，堆成了一座一座的小坟包。女人熟练地围着坟包坐下，盘着腿，把砧板用土坯垫着，就开始杀鱼。

她们管杀鱼叫驰，不叫杀。叫杀太凶，叫驰柔和些，驰是刺的别音。刺是古音，读走了就是驰。所以，驰鱼，驰鱼，快点驰，快点驰，就成了这天晚上所有女人最文雅的交际语言。

驰鱼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女人一边唠着家常，一边开膛破肚。纷飞的鳞片在灯光下闪闪烁烁，不同颜色的鱼杂，被分置在身边的筐篮内。孩子们在鱼堆间穿出穿进，拿鱼当武器互相打闹。各家的猫静静地守候在主人身边，等着随手丢出来的赏赐。也有哪家的猪娘在旁边哼哼，那多半是刚下了仔等着鱼杂作为营养。狗是永远忠实的看守者，尽管不沾一点儿荤腥，依旧这儿嗅嗅，那儿闻闻，不停地在鱼堆边逡巡。

夜半时分，冷月升上高空，灯火渐渐变得昏暗。孩子被老人拉回去睡了。猫饱餐过了，蜷缩在谷垛边打盹。狗也停止了巡逻，半蹲在主人身边，望着已被主人削平了的坟包，耐心地等着送主人回家。

大元的媳妇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对坐在附近的桂花说，莫闭着嘴，砍个鬼噻，哎呀，困死了。

他们把讲故事叫砍鬼，大约故事里都有鬼，鬼不吉利才要砍。

桂花是山里嫁过来的，人老实，叫她讲，她就讲。

还真的有鬼耶，我家五火讲，他们这次拉索，就遇到鬼。

听说遇到鬼，女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计，催桂花快讲。

那天下湖，六火、七火兄弟拉着两个索头，顺水往东南走，麻索吃了桐油、猪血，又硬又重，落在泥水里，拉成个半圆，要多大力气。

莫说，莫说，这个我们都晓得。砍鬼，砍鬼。女人们都等不及了。

五火他们几个提着赶网，跟在后面，穿着齐胯裆的牛皮腰靴，在膝盖深的烂泥里往前赶。

桂花继续不紧不慢地往下讲。

麻索在水下碰到一条鱼，翻起一个水花，就伸手抓到网里，又碰到一条鱼，又翻起一个水花，又抓到网里……

又碰到一条鱼，又翻起一个水花，又抓到网里。你撩我们呀，快讲，快讲，砍鬼，砍鬼。女人们都愤怒了。

桂花笑笑说，莫急嘛，听我讲噻。五火说，先拉得好好的。突然，湖水在眼前打起旋来，往东南流的水，改西北方向了。水底下的鱼，也不用碰到索，就都翻出水花来了，湖面上哗哗啦啦，闹了足有大半天。

后来呢，女人显然都为自家的男人揪着心。

后来呀，就听到鬼叫，喔喔喔喔——咿咿咿咿，喔喔喔喔——咿咿咿咿，喔喔喔喔——咿咿咿咿，一男一女，还是两个鬼耶，这个叫，那个应，吓死个人。他们越叫，湖水旋得越快，搞得五火他们天旋地转，站都站不稳……

怕是在叫春吧，也太早了呀，这还是寒冬腊月呀，搞那事就不怕冻坏身子。

是你家五火被女鬼迷了吧，叫几声就软了腿，这要是粘上了，还不变成一坨糯米糖。

接下来是一阵开心的哄笑。笑够了，又接着问，再后来呢。

再后来呀，再后来湖水成了一锅粥，不知是向东南还是向西北，湖面又大，方圆上百里，望不到边，又辨不到方向，就困住出不来了。

那么办呢，女人的神情，仿佛事情正在发生。

么办哪，豆瓣。幸好他们那天干粮带得足，要不，非冻死饿死不可。挨到晚上，才望着天上的星星走出来。

呀，真是见了鬼耶。女人都如释重负地笑了。

不是鬼，是翻湖。

不知什么时候，睡了一觉的男人都起来了。大元冲着桂花笑笑说。

么叫翻湖呀。桂花听不懂。

么叫翻湖呀，我也不懂。听老人说，是有人堵住了通往长江的出口，湖水倒灌，打起旋来，翻起花来，人就晕头转向了。

谁有这么大能耐呀！

谁呀，大元说，我爷爷说，光绪年间，他碰到过一回，是洪帮大爷卢胜堂干的，为的是争一片湖产。我爹说，日本人来的时候，他也碰到过一回，是县太爷邱秉梁干的，学三国上的水淹七军，为的是挡住日本人。这回让我碰到了，就不知为啥。

听说是政府在修水闸。谁家的女人冒了一句。

好呀，修水闸好呀。大元的话显然引不起女人的兴趣，纷纷打着呵欠，伸着腰臂，说，去回吧，去回吧。

各家的男人帮女人收拾完残局，都相跟着回家睡觉。

天麻麻亮，还捞得上睡个回笼觉。

被窝冰凉。大元抱着自己的媳妇，拿起她的手问，驰了一夜的鱼，痛吗。媳妇说，不痛。

媳妇摸着大元的大腿根问，还要吗。大元说，不要，留着吧，睡。

又摸，又问，牛皮靴硬，扎得疼吗。大元说，惯了，不疼，睡。

元贞的十弟屙完尿，钻进元贞的被窝筒子说，我哥不打我嫂了。元贞说，不打了，总打不打死了。

村巷里听不见人声、犬吠、猫叫，都趁着天光补足这一个回笼觉。

精 古

精古不是个文词儿，是个口音。从不同口里出来的，不一样。精骨、精怪、精瓜、精哥、精狗的，随你怎么叫，都晓得是一个人。这个人就这样没了名字，又有许多名字。

姓氏名谁不晓得，何方人氏不晓得，因何而来也不晓得。不做坏事，也不害人，长年在湖岸上落脚，搭个草棚子，吃睡都在里边。没看见有人来往，也很少外出走动，一年四季在湖边安营扎寨，没人理，没人管，死活队上都问。查人口的问下来，队长说，他是精古，不是人。

精古是湖上的一道风景。热天脱得精赤条条的，往湖水里扎猛子，屁股一撅，腿一跷不见人，钻出水来，两手都是鱼。把鱼放在鱼篓里，又一个猛子扎下去。鱼篓固定在一块木板上，木板浮在水面上，有一根细绳与他相连，他在水里钻到哪，木板和鱼篓就游到哪，像水面一朵流动的睡莲。

冬天摸脚迹是他的绝活。也脱得精赤条条的，不论刮风还是下雪。下水前先对着酒壶喝上几口，然后漫不经心地走进冰凉刺骨的湖水里。永远是小山边的那个湖汊，说是有胶泥，踩下去一个深深的脚印，顺着脚迹插上一根根细长的竹条子，从湖汊这边插到湖汊那边，密密麻麻的，像冬日的芦苇。

照常是在头半夜踩上脚印，插上竹条，天蒙蒙亮就下水取鱼。踩脚印是站着的，齐腰齐胸深的水都有。取鱼时得蹲下身子，伸手到脚印里去摸，人就得整个身子都没在水里。脚印是个窝，有人的体温，鱼把它当了

床，蜷在里面，一动不动，只等你伸手去抓。没人看见他什么时候踩脚印，也没人看见他什么时候下水取鱼。但所有人都听见了他下水取鱼时发出的声音，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又尖又细又长，像唱，又像叫，初听时说是人声，后来都说是鬼叫。

不管是人声还是鬼叫，这时候，湖汊那边的小山上，就有回声传来。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同样又尖又细又长，像人声，也像鬼叫。

山上有个观，又有一座庵，观名清风观，庵名水月庵。观中没有道士，庵里有个尼姑。乡里的婆娘爱嚼舌根，就把这喔喔啾啾的声音，派给了湖汊两边的这两个人。不是他俩，能是谁，难不成真有鬼，说有鬼是迷信，你们谁见过。婆娘们这样说，男人也只能点头称是。

有一年清理队伍，一个敌人都不能漏网。村里的都清完了，工作组忽然想起了精古。精古就成了特务，尼姑也成了女特务。敌人实在太狡猾了，他们潜伏得实在太深了，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还不知道，还不当回事，可见我们丧失了警惕性。工作组长这样说。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押到队上来审问。

村里人见过精古的不多，见过尼姑的没有。把他们押到审问台上，当着面，想怎么看就怎么看。结果上台审问的没话说，台下的后生媳妇倒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大元说，这娘们年轻时一定俏死个人，你看人家那模样，要鼻子有鼻子，要眼睛有眼睛，哪样都不缺，女特务就是俏。

就都回过头去看大元媳妇，笑她缺鼻子少眼睛。

大元媳妇却看着精古不眨眼，扯扯桂花的胳膊说，你看你看，都四五十岁了吧，胯裆里还有一大坨。桂花说，你就喜欢那，不害臊。

大元瞟了她们一眼说，不看了，不看了，去回，去回。大元媳妇说，去回搞么事呀，看哪，看哪，让你看过够，省得半夜里想起来把我不得了。

审不下去了，工作组就来扭转方向。组长说，谁派你们潜伏的，你们的上级是谁，给你们布置了什么任务，电台在哪里，密码本在哪里，同伙在哪里，通通都说出来。最后领着大家喊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敌人不投降，我们就叫他彻底灭亡。精古答不上来，尼姑也答不上来。问急